

生活需要舞台 生活就是舞台 生活不等于舞台

愿做一朵孤云

王林◎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生活需要舞台 生活就是舞台 生活不等于舞台

愿做一朵孤云

王林◎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做一朵孤云/王林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5650-0508-4

I. ①愿…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8047 号

愿做一朵孤云

王 林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人文编辑部:0551-6290320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3 千字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508-4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愿做一朵孤云》，约28万字，分为六个模块：一是岂平散文；二是史海拾贝；三是尘世素描；四是鸿雁传书；五是墨府茶座；六是旧闻轶事。

全书以作者人生经历转换为线索，在展示社会别样色彩的同时，着力寻找个人在这种色彩中的定位，旨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生命的归属感，寻求生活的根之所在。

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太大了。物质丰富了，可一些人的心态、幸福指数怎么样了呢？他们价值取向迷茫，精神空虚，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不屑于谈理想和信念，不善于自律，沉迷于金钱酒色之中，放荡不羁，浮躁不安。所以本书特别希望能带给人们一个关注，哪怕只是一个片刻宁静，一种暂时的回归，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

诚如不久前一部随笔作品集《姥爷》的作者所发出的同类感叹：贫穷的年代，人们普遍讲理想和信念，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今天我们富裕很多，但同时也丢失太多。

当今，社会结构、社会基础、科技水平、社会传媒手段等，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国内外环境更是今非昔比。多元化的思潮和习性，特别是外来文化，在不小程度上，颠覆了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特别是在一些价值观方面，几乎难以弥合。比如，客观地看，两个时代的立根之基不同，前者主要偏重于精神支撑，后者主要偏重于物质支撑。有了这样的大背景，也就意味着二者不能简单类比，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

因而本书呼吁，在纷纭复杂、真假难辨的现实环境之下，管好自己尤显重要，重在理性，至少避免一味地跟风，尽可能让自己静一静。

在飞速旋转的时代，人们不应欲念追求无止境，可以适时歇个脚，喘口气，给自己一点缓冲的余地。这种缓冲主要凭借的是精神家园，一个人一旦

失去了精神支柱，也就失去了归属感，纵使你拥有金山银山，你也会迷失生活的方向。

谁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甘于停留在一个物质匮乏、只是满足于“精神胜利法”的时代，但并不是谁都懂得，我们也不能陶醉于物质丰富而精神贫乏的世界里。

本书主题鲜明，文风朴实、清淡、细腻，娓娓道来，源自对于生活的体验、理解与提炼，放得开，收得拢，内容大模大样，情感大爱大恨，写法大开大合，笔触的每一个细节淋漓尽致地流露着触动人心的情感。

长达5万字的报告文学《大运河畔红枫歌》，全景再现了某大学一位80高龄老教授跌宕起伏的人生，高奏了一曲顺潮逆水之下的“真人”之歌，彰显了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堪称又一醒世之作。

纪实散文《渤海湾之行》更是道出了一个老兵铁血丹心的真挚情怀，敬告中华同胞，有国才有家，谨防当下存在的“家国断裂”等狭隘、麻木的情感思潮泛滥。

这是作者的第三部文学作品集，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生活缩影。几乎每一步都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每一步都有爱。正因为这些爱，才让作者看世界的目光能够避开功利、浮躁，相对纯粹、恬淡和坦然，只是显示出一点独家孤思之绪。

这种孤思也许并不能直接给人们带来什么，甚至不合时宜，却不等于人们不需要这种宁静与自然。

作者写真

王林，牛属，身型清瘦文弱，基本看不出有什么智慧和力量。

总觉得书读少了，心虚，从不敢高调。羡慕人家经纶满腹，著作等身，谈吐优雅，气度不凡。总想走近，希望近朱者赤！

懵懵懂懂踏上了文化苦旅，误打误撞进入了公众视野，半生不熟就成了近乎抢手的烤山芋，明知是粗粮，大家却不嫌弃。

趁着炉火还热，我用卖山芋的一点所得，又烤起了羊肉，生怕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于此申明，都是自家养的小山羊，又加手艺欠缺，味道肯定差一些。人贵有自知之明，绝不敢冒充新疆羊肉串！

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俭朴自制，知恩图报，洁身自好，志做良民，不愿意丢掉一些传统礼教，比如克己为人之类，勒紧裤腰带，也要真心待人。不怕别人负我，怕我负了别人，唯求心底踏实。当然，也不是没有原则，不同道者不足为谋。

冷静淡定，埋头躬耕，只是有点孤独感，就是美声唱法中所唱的那个孤独的牧羊人。

有人顺势而为，有人逆流而上，有人急流勇退，而我往往不进不退，审时度势，适时从漩涡里抽身，当需一番底气与定力。似乎是“逃离者”——

逃离一些群体的钩心斗角。甘于在观众席仰视台上的人唱戏，有时自己也唱，至多跟在后面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因为曾经也唱过主角，甚至领衔主演过大戏，效果还不错，但这些似乎并不能找到极乐。虽说一度扬鞭策马，敢于踏平坎坷，而脚下的路，终归是曲曲折折、磕磕绊绊，甚至意外地碰到陷阱或沼泽，几度险陷深潭泥淖，偶有反刍，不啻五味杂陈。

逃离一些繁华与喧嚣。不热衷于抛头露面赶场子、凑热闹，甚至婉言谢绝参加一些团体或社会活动，甘做业余“歌手”。恰如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

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82岁的爱丽丝·门罗所言：“唯一会阻止我写作的就是把写作当成一份职业。”说出了我的共鸣，要是写作真的成了自己的主业，可能会背上了精神枷锁而奈何不得。

多年来，总是静静地“琢磨”，不停地动笔，并非为了追求成为那种公众意义上的作家。我只埋头开垦自己的心田，在这田里种点瓜果菜蔬，种点花草，并在埂边栽几棵风景树，日日徜徉，自静自享；还在这田里挖塘，为的是能在这塘里游泳，扑腾着我的兴奋，释放着时常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

没多少见识，只在自家田埂上转悠，在自家池塘里摸鱼摸虾子。能够增加情趣，填补生活的，大概只能如此。

我似乎缺少其他天赋——不如别人生活得那样多姿多彩，有滋有味；更不如有些人胆大包天，什么事都敢干；也不如有的人脸皮厚，厚得要这、要那。

因而我默默地绕着塘埂和田埂不停地走。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至少不需要戴着任何面具。

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好的规矩或完美的习惯，也有人不屑，而我却愿意就这样强迫自己。

写作是一坛老酒，醉了自己，也醉了别人；写作是一种麻药，会让你失去对加官晋爵、金钱美色及其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知觉；写作是一杯开水，坚持饮，久而久之则润心养人。

我用脚步丈量着人生。走向深度，需要坚持，也需要独处！褪去了三十载的橄榄绿色彩，又披上了已达几个春秋的藏青蓝，脚步似乎还是那般矫健，尽管深知岁月不饶人！

幸亏没到五十五岁，不然，老天爷给我来个四舍五入，并入花甲之列，就麻烦了。人生不能跳级吧？得一步一步走，走稳才能走实，不一定能走多高，却有可能走得远！

幸亏没有什么文化，假如当初碰巧混入了象牙塔，光环闪闪，则很容易知足而沾沾自喜，不觉得自己的差距而不思进取。不学则空，空则无力，无力何以驾驭人生？知耻可后勇！

幸亏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今后的路还长，长长长……



并非独唱（代序）

耕耘，自然希望收获。

牛不停蹄，负重前行，在踉踉跄跄气喘吁吁之中，捧出新集，向您致以马年的诚挚问候！

近两年的文字，在汗水的浸润之下，又冒出了芽，在春风里吹拂，很快又开了花，结了果。尽管收成有限，有些颗粒还不饱满，甚至有瘪稻或稗子混杂其间，而我还是欣然地呈与人，不怕人家讲闲话。

前一阵子，无论网上或餐桌，常有调侃，说这世道真的变了：肚子大的越来越多，度量大的越来越少；舍得为女人花钱的越来越多，舍得为自家女人花钱的越来越少；婚前同居的越来越多，婚后同居的越来越少；写书的越来越多，看书的越来越少。这些情形不知是不是真的？

我是一个对外界不太敏感的人，不知道社会变成啥样了？只是自顾自地在门前的一亩三分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还作。忙得白天捧着晚上，夜里又追着早上，近乎封闭。这样说，好像有点抑郁症之嫌，那就换个说法，叫闹中取静。在种种浮华泛起的情境之下，不赶时髦，不蹚浑水，坐得住，静得下，放得开，收得拢，尽可能求得专心致志。

在一个追求速度与效益的世界里，我似乎早已谢绝快跑。我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节奏，自觉地减速，减至自主可控的状态，保持一种悠悠漫步的姿态。

有人对不解的事情，常常用代沟来敷衍，来感叹。其实处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有着各自的爱与痛，只是程度及其表现形式不同。那些不同的体验和认知，并不能用“代沟”这类词语就可以简单解释的。

人们并不能说得清，人生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情感，想要挣脱一些事物，却又难以割舍另一些事物。大千世界，来来往往的人，走着同样的路，也不可能拥有同样的人生，因为内心抵达的方位不可能是相同的。

所以对于我，不能因为不苟同我的所作所为，就用“代沟”把我归于另类。我的所感所思，尚在一个正常人的静静守望之中。

有人说“静一分，慧一分”，我可不敢这样想。慧不慧的，我不清楚，反正静的妙处我是找到了：在自己的空间里，静坐独处时，仿佛有一股清明之气，从孤独处生出来，心光一片，照见了自己，也照见了万物，照彻了事物的所以然。因而我总是寻机会独处，静则净，净则清心寡欲。

我确实也没有精力去理会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比如有些团体那些不能揭开的事；比如中国式人情，人情背后的长长链条，链条之间那些七弯八绕的纠结；比如社会导向，客观上物化，利欲至上，底线和道德抛到爪哇国去了，不但美丑不分，而且是非混淆，荣辱颠倒了。

越玩越离谱，越玩越邪乎，越玩越是沉醉不知归路。我不知这些叫不叫玩物丧志？

有人怕独处，因为无事、孤独时感到一切落空，心需要不停地“逐物”，逐物才觉得心踏实，连酒色财气、交际应酬也觉得是生活地位的凭借。似乎忘了理性，忘了分寸，逐物而得意，忘了形，成了瓮中之鳖。

万花筒般的世界，人们自由得没了节制，无所不能，无所不敢，无所不懂，只是我发现有人不懂得“独”字，或者说不喜欢这个字的静谧与单调。这些年，我在独字那里淘得了不只一桶金，说白了，就是捞到了不少好处。我想，这本新著，也许可以作为又一佐证。

如果没有一点嚼头，那么似乎做了无用功，也容易伤了人家出版社的自尊，更枉费了自己的一片心血。但区区一本集子究竟能有几斤几两，心里有数。倘若自我估价偏高，则有不自量力沾沾自喜而翘尾巴之虞，这显然不是我的初衷，更不符合我的风格。

这部新集，算一只鱼目尚可，绝不敢混珠，算一块青砖尚可，我希望它能够把它抛出去。

按照抛砖引玉这一古老法则来运算，只要抛了，便沟通增多，共鸣增多，感情增多，以至志趣相投、心频共振、其乐融融，不论年长年少，不论性别



如何，不论身份境况，或许有共同的话题和话语。

从诸多关心支持帮助我的师尊、益友那里，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践行这一古老法则的妙趣所在。比如，2013 年就是一个高峰期，我通过文字，攀龙附凤，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悟其真，得其要，遵其格，和其调，润肺醒目。

一向以为，通过书墨来结缘，这种情分弥足珍贵。当然，这里绝不敢有扯虎皮做大旗狐假虎威的意思。

知音难觅，但总还是有的。不信，您就在书里找，会找到我所说的一个又一个重量级人物。

不再多言，免得马年露了马脚。

2014 年 1 月 31 日 · 甲午年春节



目 录

编者的话	001
作者写真	001
并非独唱（代序）	001

第一辑 岂平散文

叩响北大一扇窗	003
渤海湾之行	011
人与桥	020
杜鹃红遍	029
敬亭翠竹	034
与你同醉	044
茶缘	053
撞上了孔乙己	058
老墙根下	063
那街·那梅	067
红粉池	073

第二辑 史海拾贝

大运河畔红枫歌	079
---------------	-----



第三辑 尘世素描

致青春	133
苹果偶记	144
面子及其他	147
试看世界急吼吼	154

第四辑 鸿雁传书

军地之间	163
师生之间	165
族亲之间	168

第五辑 墨府茶座

坐对蒋雯丽·时空随想	189
近朱者赤	196
拥抱生命的春天	198
让《春去春会来》伴随着我	201
春风又绿江南岸 ——亦谈王林其人其书	205
我的创作之痛	218

第六辑 旧闻轶事

梦幻	227
别了，皖南	232
诗山作证	238
脚印	240
文字的生命（代后记）	242

第一辑 岂平散文

我不是游手好闲，游山玩水，也不是闲云野鹤，游戏人生，我甘愿做一朵孤云，一朵不去的孤云，袅绕于此。

我要描绘那云奔雨骤，云凌潇潇，云崖水拍；我要描绘那云涛日破，云消雾散，云开日出；我要描绘那云卷云舒，云淡风轻，云水声寒；我要描绘那云行雨施，云蒸霞蔚，云锦天章。

——摘自《敬亭翠竹》



叩响北大一扇窗

一束盛情电波，直击我的心鼓。有关我的那本拙作，一位北大人传来了文字回复，言简意赅，真情所至。看来，今晚又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了。

一

曾经几次到北大，都是在梦里。这一次似乎是真的，我以自己一本普通的作品小集作为薄礼，叩响了北大一扇窗。

倒不是我有过什么凌云之志，存在什么北大情结，这座异乎寻常的象牙塔我是断断不敢高攀的。

当年我的最大奢望不过是报考安师大，或者退而求其次，考个大专、中专什么的。像多数人一样，基本愿望就是跳出农门，吃上“计划”粮。

然而平地一声春雷响，邻村放了颗卫星响当当。1979年夏天，一张“录取通知书”伴着邮差的铃声、乡亲们的鞭炮声，飞进了一个地势低洼的小村庄。

“江道文家的大儿子考上了，乖乖，分数好高，是北京大学。这要是在古代还得了，不就是中了‘皇榜状元’了吗？还不得坐轿子去？”乡邻们交流着质朴的感言，纷纷道喜，而总体的氛围朴素、真切、适度。倘若那时有互联网的话，无疑会在瞬间炒得山呼海啸、山摇地动，抑或山花烂漫、山欢水笑，更有山歌村笛、山姑齐舞，并且男女争颂，老少咸宜。至少，我家父母是赞不绝口的，至少我是五体投地的。

我家与他家是世交，父母亲很快得到了消息。专程前来报喜的江伯伯和我家父亲又说又笑，实在是高兴透了。还是什么政治学，哎哟，这不是一般学科呢。

那个年代，有点思想和智慧的人，很少不看重这类方向，将来会有大

出息。

一时间，两位大人陶醉在对未来充满想象的重大喜悦之中，越谈越投入。听着听着，我的压力骤然增加，因为父亲几次用目光审视或扫视了我，我赶紧躲开了。

这一年，我朝思暮想翘首以盼的“中专通知”迟迟没来，最终是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一直没来。

虽然彼此是邻村，山水相连，田埂挨着田埂，却隶属于不同的公社。

我的印象中，与这位仁兄只是偶然见过一次。届时我还是个背着粪筐在周边村庄转悠的半生不熟的少年。

有一回，我转到了他们的洼李村，碰到了他。好像他上面穿的是老式蓝卡叽中山装，下面穿的是黄军裤。他的姐姐、姐夫都是解放军，这条黄军裤的质地，自然比别人的更正宗。我盯着看，特别留意了那个军绿黄，很是羡慕。

那个时候，乡下拾粪的孩子就像今天网吧的孩子一样多，寻常又普遍。从那波澜不惊的表情可以判断，他根本没在意我。

那面庞、身材和神态，一看就知是哪家的，或者说是哪个府上的。他背着手在走路，有点鲁迅笔下那种专心致志的，好像在想什么事情，看起来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那时我不可能知道，这就叫漫步在乡间小路上，他正在憧憬未来，或者叫运筹帷幄、胸有成竹之类。现在形容一下就是，显得有点老成持重，颇有气质或者气度不凡。当然，气宇轩昂还谈不上，因为毕竟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或者叫若有所思。

记得当时周边村庄有点眼光的大人们都说，江家大儿子，很有头脑。这绝不是一时的美言奉承，所言千真万确。比如，头两年都考上了，他两度放弃，竟然那样的毅然决然，而这第三次则是一步登天。

浏览他的讯息，一叶而知秋。他的学识务必用“渊博”二字来概括，而且他踌躇满志，每每志在必夺。

无需过多查阅他的资料，仅从鼻梁上架着的那副不菲的眼镜，就可揣得一二。好像早年他当农村大队干部和民师的时候就已架着眼镜。这眼镜仿佛一张名片或鲜明旗号。不必质疑红旗能打多久？如今这副眼镜所赋予的内涵、外在风度较之于以前，绝对天壤之别。

尤其在当今功利色彩严重的大气候之下，依然初衷不改，意志如昨，乐此不疲。按照当代常人的价值理念，他所从事的似乎是生冷学科，很难激活，

很难叫座，然而他所经营的学科却一直保持居高不下的温度。

如果不信，可以打开有关网页看看，平时他所讲授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行政法学》等系列课程，一直有着良好反响。由他主讲，常年开设的大讲堂，每每座无虚席。

他所带出的研究生、博士生，不敢说犹如雨后春笋一般，至少也是层出不穷，遍及海内外。

北大前辈季羨林老先生一生行进于生僻晦涩的文字之间，解析一个又一个似乎厘不清的历史性玄奥。而这位后生仁兄同样坚守自己独特的选择，主攻中国政治思想史、行政法学、行政伦理学。

不辍劳作，学贯中西，他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勤勤恳恳三十余载磨一剑，终成正果。特别是留校任教以来，他获得过“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北京大学安泰项目奖”、“北京大学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北京大学科研成果青年教师光华奖”、“北京大学中流文教基金奖”等。令人愈发恭赞的是，他于2012年之初相继推出的《传统的拷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等一批重要著述，更是锦上添花，好戏连台。所以北大“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德育奖”等桂冠，总有他属。

这些理论成就、荣誉称号，无不熠熠生辉，无不让人艳羡而津津乐道。

无需再做铺陈，我所真情礼赞的，正是端坐于北大讲坛，而今渐入花甲之年的江荣海，一个声望显赫的名字，文如其人，人如其名，恰如其分。

二

反复揣摩他的名字，颇多感慨。看来，起名字有大学问，要高瞻远瞩，预见未来。

我之所以至今还在河里摸石头，摸得忽深忽浅，磕磕绊绊，若明若暗，高不成低不就，也许与我这个过于大众化的名字有关。不过，这也不能有什么怨言，其实父母曾给我换过一个名字，是三个字，蛮不错的，好像带有破晓晨钟的意思。后来被我一时糊涂，又改回去了。

记得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首次得了一张奖状，兴高采烈一路小跑回到家，父亲闻之大喜，一把接过仔细端详，一回头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我的眼前立马冒出了好多小星星。

令父亲勃然大怒的是，我擅自用毛笔把奖状上抬头的铃字改了，换成了